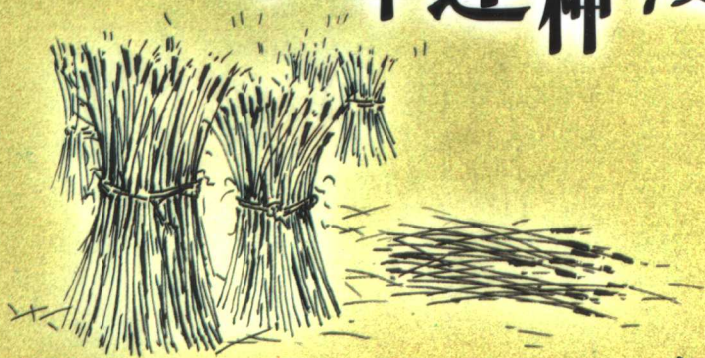


✱ 不亦快哉丛书

来年还种莠麦

何申■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 不亦快哉丛书

来还这种书章

何申 ■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来年还种莜麦/何申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10

(不亦快哉丛书)

ISBN 7-80171-320-6

I. 来…

II. 何…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3521 号

来年还种莜麦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廊坊人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 字数 287 千字 插页 2

2003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ISBN 7-80171-320-6/I·234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目 录

牛四喜的桃花梦	1
来年还种莜麦	47
老汉与叫驴	85
报社琐记	93
武家坡	137
一县之长	192
穷县	244
热河官僚	284
乡村英雄	330



牛四喜的桃花梦

来
年
还
种
桃
花

著名青年诗人牛四喜生于1955年农历三月十五。那个时节，他老家牛家营子山上山下的桃花粉嘟嘟开得正盛，可他家后院的一棵桃树却犯邪——不好好开花却猛蹿枝条子还死乞白赖专往旁边树的花枝上乱绕。村里人跟四喜他爹牛老六说你家要走桃花运了，牛老六苦笑道那么着挺好我正愁这四个崽子长大娶不上媳妇呢。当然后来他们哥四个都娶上媳妇了，但都挺费劲巴力的，没有一个可心挑来的。大媳妇腿有点儿毛病，二媳妇公鸭嗓，三媳妇不会生孩子，惟一说得过去的是四喜的媳妇王桂霞。但“说得过去”也就是说王桂霞胳膊腿脚还有嗓音都没毛病，肚子里的零件也正常，后来给牛四喜养了两个小子。再就是人家王桂霞身高马大黑壮黑壮的，无论干家里活还是地里活都是一把好手。

要说牛四喜他诗人一个，本来是该找个温情脉脉柔情似水的女才子呀，就是找不着才女也应寻一知识女性为伴呀。问题是他这个“著名诗人”头衔是后来也就是他的二小子都七八岁的时候才争取到的。当初他不行，他1979年师范毕业后在县城中心小学教书，教书之余到文化馆创作组跟人家讨教诗歌创作技巧，人家说技巧就是从生活中来，多看多写。然后他就写呀写，写出来寄给报社发个小豆腐块儿，稿费伍毛一块的。那



时土地承包在北边这些山区还没时兴开，老百姓还都挺穷的，可再穷年轻人也得搞对象结婚呀。牛四喜一开始把目标定得挺高，但在县城谈了好几个对象都没谈成。原因主要是人家一打听他家在乡下而且兄弟好几个，娶媳妇盖房子拉下不少饥荒，他自己一个中专毕业生挣得少，也没有啥硬亲戚在县里或地区工作，将来也难有多大发展，所以人家谈谈就不愿意了。这时他爹牛老六找他来说拉倒吧，哪儿的姑娘娶到家也是吹灯睡觉。我给你从后沟找了一个叫王桂霞的，比你那几个嫂子都强，你就娶她吧，日后我那三间草房给你们。牛四喜不愿意，说找个农村的星期天都没法一块儿上街。牛老六说不能一块儿上街你还不能回家一块儿下地？上街花钱下地收获，你合计合计哪头合算。牛四喜说爹啊你是不知道，还是城里的女的好呀。牛老六说她们再好能有王桂霞驮二百斤柴禾的身体好？牛四喜说驮二百斤柴禾那是骡子，我要的是媳妇。牛老六气得当地就给他一烟袋锅子，说那你就在城里找个水蛇腰的娘们儿吧，到时候别怪我一个毛刺也不给你。牛四喜心里说，你一个老贫下中农能有几根毛刺，我都不稀罕。话是这么说，一到真格的牛四喜就草鸡了：要钱没钱要住房没住房，想生米做熟饭没胆量，想骗人家又编不圆瞎话。又碰了几鼻子灰后有同事劝他拉倒吧并现身说法，说自己媳妇在乡下每星期六骑着车子往家一走怪好的；文化馆的老师还跟他说，你写诗也得从生活中来别忘了保持与农村的密切联系。牛四喜当时已有改行的心思，对文化馆教师的话很听得下去，他心想我的诗要写好了，没准儿就能调到文化馆去搞创作，而要和农村保持密切的联系，莫过于娶个乡下老婆了。那个王桂霞没准儿也挺可爱的。他这么一想就自己给自己下了个台阶，拣个星期天借个车子买二斤点心回家看他老爹老娘，并顺便说自己不妨和王桂霞见见





面。牛老六乐得够呛，立刻让大媳妇去操办——大媳妇娘家也是后沟的，跟王桂霞按姐妹论——她挺不容易拐啦拐啦好几里地把王桂霞给领来了。来了一瞅，王桂霞有两个让山风吹得通红的脸蛋子，两个小山一样的奶垛子，个头比牛四喜还猛。俩人呆在一起的时候，牛四喜问她读过诗吗，王桂霞咽咽唾沫说俺不仅读过俺还写过诗呢。牛四喜惊讶了，说你还写过诗呢你快给我念一首，王桂霞说你听着俺可说啦：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俺可来了！牛四喜皱着眉头问这是你写的吗？王桂霞眨眨眼说俺小时候跟人家学的。牛四喜说那也不对，这是“大跃进”的诗歌，你属狗的那时也刚生出来，你咋跟人学？王桂霞被问急了，说谈对象就谈对象嘛干啥一个劲问诗问歌的，又不是考学，那么俺可走啦。四喜的大嫂子进屋挡住，说四喜你别以为你学问大，让桂霞出个闷儿（谜语），你要答不上来你就得答应了桂霞。牛四喜想你一个山里丫头能出个啥了不起的闷儿，就哼了一声答应了。王桂霞想了想红着脸说那俺就把真格的拿出来啦，大嫂子跟她挤挤眼说对动真的有我做证人。

王桂霞说：“伸手往里摸，掀开花被窝，掰开两条腿，就往眼上搁。打一物。”

牛四喜脸也红了说：“下流下流。”

大嫂子说：“甭管啥流，你答呀！不答就是答不出来，就是输。”

牛四喜说：“我就不说！”

牛老六在当院说：“不说正好。笨蛋，一个鸡巴都猜不出来。”

牛四喜忙说：“我爹说出来啦，就那家伙。”

王桂霞蹦起来说：“错啦错啦，俺说的是眼镜，往眼上戴



的眼镜呀!”

牛四喜愣了一阵，自言自语笑道：“荤面素底，有点儿意思。”

大嫂子把门“咣”地关上说：“有意思就往深里谈吧。桂霞呀，他们有文化的人假模假式的，四喜其实挺喜欢你的，就是不好意思说，你就上吧。”

王桂霞说：“那俺可就不客气啦。”

牛四喜一边拽门一边说别急咱们再谈谈嘛。王桂霞说谈啥呀俺现学了那么一首还让你查出来啦，俺相中你啦，来吧，俺跟你亲热亲热……

屋里炕上一阵响，就听见牛四喜哎哟哟的声音。大嫂子在院里问她公公这么办中不，牛老六这会儿坐在大门口不许旁人进来，他点点头说中啊挺好这么痛快。过了好一阵子屋里啥事都没有了，牛老六说差不多就行啦到底是没过门子呀。他大嫂子就过去敲窗户小声说你俩谈完没有。好半天牛四喜才回话说嫂子麻烦你递我瓢水喝。他大嫂子说你出来喝呀，牛四喜说身上没劲儿呀起不起来。牛老六在院门口说你问他谈得咋样，没等他大嫂子把话重复一遍，牛四喜在屋里喊：“中，就是她啦！快递我瓢水——渴死我啦！”

这段事完全是真的，之所以能如此详细地传出来，是因为日后牛四喜跟王桂霞闹离婚谈到他们的婚姻到底有没有爱情的基础时，牛四喜自己讲的。王桂霞对此也承认是事实，不过王桂霞在人极少的情况下说是她主动去搂他，搂了一会儿牛四喜就上劲把自己压在底下了，等到动真格的时候牛四喜还说了一句“我爱你”。这句话很重要。牛四喜承认是说过那句话，但那是一时本能的冲动而不是真正爱情的体现。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牛四喜是1980年冬天和王桂霞结的婚，结婚8个月生下大儿子牛斌，等到1986年生育政策允许山区生俩孩子时，又生了二小子牛诗。当初起这俩名字的想法是很好的，“斌”嘛就是文武，“诗”呢就是像诗一样美。这俩字要是配在其他姓王姓张上都挺好的，可一配在他姓牛的后面就坏了，牛斌容易叫成“牛x”，牛诗一下就成了“牛屎”。王桂霞说你还是诗人呢，起的啥他娘脚后跟一样的臭名字，说得牛四喜挺不高兴的。

牛四喜那会儿诗写得就不错了，而且已经调到市文联的一个杂志社当了编辑，同时又费了牛劲把她们娘仨的户口也办到城里来，还给王桂霞在清洁队找了个工作，就是扫大街。早先，他俩一个城里一个乡下，牛四喜隔一阵才回一趟，两人一见面多少还有新鲜劲，再加上村里人恭维四喜这个四喜那个，就是说他有出息呗，牛四喜自己也端着点儿，结果还真让王桂霞弄不大清四喜在外面混成多大的官或者名人了，所以说说话做事对牛四喜总是敬着几分。这回都到城里了，整天在一个锅里抡马勺在一张床上打呼噜做梦，再加上有一次王桂霞扫大街扫渴了，到牛四喜的杂志社里找口水喝，顺便也看了牛四喜办公的地方，回来她笑着说原来俺还以为你们跟电视里的老板一样阔气，闹了半天你们那么多人挤一个小屋里，就像俺娘家的兔子窝。王桂霞说这些话绝没有讽刺牛四喜的意思，她就是那么想那么说，她觉得两口子嘛，孩子都这么大了，可不就是有啥说啥，但牛四喜听着心里特别别扭。当王桂霞又提起儿子名字起得不好时，牛四喜就忍不住了说你别那么俗不可耐好不好，你这完全是一种痞子流氓语言。王桂霞对俗不可耐痞子这些词听不明白，但“流氓”这俩字她知道，扫大街时她还帮助警察抓过调戏妇女的流氓。王桂霞就问牛四喜你说谁是流氓，流氓



都是男的。这一说牛四喜更恼火了，觉得和她实在没有共同语言，索性不搭理她。后来牛四喜就到派出所跟人家说给孩子改名字，人家说那挺麻烦的。牛四喜说这么着，把他俩后面那个字都拆成两个字，老大叫牛文武，老二叫牛言寺，就算当初把名字给写连了，人家一听都乐了，商量商量也就答应了。从此，这俩小子就成了文武和言寺。几年后文武到了12岁言寺也上小学了，王桂霞从抡扫帚扫街也上升为跟洒水车洒水浇草地浇树。而牛四喜呢，这时诗写得就有些名气了，在全国获了个奖，还经常被邀请出去参加个笔会啥的。那年春天他和他那个编辑部的一位副总编一起去黄山，到那儿一看黄山的景那叫美呀，两人诗兴大发，结果发大劲儿了，那位副总编直奔着云彩就走过去，“呼啦”一下漏了下去，幸亏卡在山缝里没摔死，但人残废了，总晃脑袋看不了稿只好病休回家。后来上面来人考察干部，考察后觉得牛四喜挺好，就把这副总编的位子给了他。牛四喜从此变成牛副总编，当面大家都称“牛总编”，熟人跟他逗称他“牛编”。说来极巧，他那刊物正总编姓陆，还有一位副总编姓马，于是文联楼里的人又称他们是“三编”——和一道名菜“三鞭”同音，那玩意儿是眼下时髦的大补的东西。牛四喜也爱逗，自嘲鹿鞭最贵，牛鞭马鞭都不值钱，自己当个副总编分工管着几个人几项工作就很知足了。话是这么说，可实际上不那么简单。

自从他当上副总编以后，到外面参加活动多了，应酬场面多了，接待文学青年也多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被接待的文学青年里女性不少，那些女性中有些是现代派的，打扮穿戴都挺新潮，而且发稿子前后常邀牛四喜和一些诗友到哪家餐厅小聚，聚的过程中引经据典谈诗谈曲，然后跳舞又唱卡拉OK，牛四喜觉得很高雅，觉得这是艺术生命进入到很高境界的一种





享受。享受是享受，总得有个结束呀，从餐厅或啥厅出来，牛四喜一看夜晚的街上彩灯呼哗闪，音乐轰轰响，人家一男一女胳膊挽在一起，当然也有特没出息的俩人啃着搂着在街上逛，他心里或多或少地也就产生一些感想。这感想要是说出来绝对有点儿代表性，特别是四十来岁混到科级干部以上的男同志差不多都曾有过这感想，只不过多数人想想也就拉倒了，感（敢）劲儿不足，但也有少数劲儿足的就会抓紧实施。这感想要是用文一些的语言表达，就是想到自己现在是一腔抱负大有作为啊，在这美好的夜晚身边真应该有一位美丽的佳人相伴，而且那位佳人就是×××或者××。现在叫俩字的多，就是三个字的，要是惦记上了，心里也念那后俩字，至于那××是谁，就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了。有的是已经对上火或暗渡陈仓了，更多的可能是单相思。甭管是哪种情况，人家老百姓总结出来的话最准、最一针见血：孩子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这话对不对谁心里都有杆秤，日后科学发达了，不信用机器遥测一下故世的正人君子，他肚子里那××充其量比旁人少点儿，但往往比一般人想得更隐蔽想得更邪乎。

上面这种感想的总结是牛四喜研究出来的。要不牛四喜的诗咋比旁人写得好呢，他好琢磨，尤其好琢磨人的心理活动，好琢磨平静的水面下面有啥，绿绿的树林子下面有啥，当然偶尔也琢磨过那些漂亮的衣服啊裙子啊里面有啥。但一琢磨到这块儿他就提醒自己要注意啦，你已经是一位副总编啦要注意自己的修养了。

按理说即使感想那股邪劲儿发展到上述这个地步，放在牛四喜的身上也啥麻烦事不应该出，因为他是有知识的人。可那一年夏天王桂霞犯倔，在单位和组长较量起来了：她被组里评了先进，但上报时组长报了和他相好的一个女的，那女的还净



不上班。王桂霞觉得自己有理就跟组长争论，结果把自己给争下洒水车又回去扫大街了。她不服还往上找，找也没用。回家来她就没完没了地跟牛四喜磨叨。牛四喜那会儿正在写一组长诗，满脑子天上地下云呀水呀千万里的攒腾着，实在是听不下王桂霞的那些烦人事，就说你这人可真差劲没看见我在搞创作嘛。王桂霞一肚子火正没处泄呢，就说你少拿那个创作吓俺，俺在单位有那么大难你也不说帮帮俺还说俺。牛四喜说就冲你一张嘴俺俺俺的人家谁能待见你。王桂霞说好呀俺早就看出你就不待见俺，俺一天到晚累得死人一样，回来还得伺候你这你那，你要不待见俺你就去待见街上那些漂亮娘儿去。牛四喜火冒三丈说你别激我，你以为我非撵着你咋着。王桂霞说有种你就去找一个，俺都不带用眼皮瞭你们的……

两口子干架最怕话赶话。牛四喜和王桂霞把话说到这份上，王桂霞还没觉得咋呢——吵完了她心里也痛快了，该做饭做饭该洗衣服洗衣服，晚上往床上一躺呼呼睡着了；可牛四喜这边麻烦了，他往心里去了。那天夜里也倒霉，偏偏月光满地暖风习习，牛四喜隔窗就见外面白银子一样的月亮，他又是写诗的，吵了架心里又别扭，见这景色他穿上衣服就到外面转悠。转悠了一小会儿，他就想当年李白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这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下场呀，今生今世碰上这么一位跟时代一点儿也不同步的女人，早晚还不得把我气死！唉……想着想着就想出许多女文学青年的倩影来，而且不知不觉眼泪还就跟着缓缓地流了下来。流着流着脸上就觉得痒痒，他擦了把又往前走，就到了院外的铁道旁。铁轨这时亮铮铮伸向远方，把牛四喜的心思扯得更远了，他点着根烟抽着坐在铁轨上想呀想，后来就从岔道口管放横杆的小屋里出来一个老头，喊谁家的孩子这么晚了不回家在那儿抽烟。牛四喜赶紧站起来说





我可不是孩子你别出口不逊。老头乐了，说你站起来个儿也不大，你别生气，心里有啥事千万别想不开，轧了你我们的奖金就全没了。牛四喜叹口气摇摇头离开铁路边，自言自语道，天下之大众生芸芸，难道非得让我往绝路上走……也罢，鲁迅先生说过，路是人走出来的，古往今来多少诗人风流倜傥留下多少佳话，如今我牛某也要走自己的路了，不再难为自己，咱也潇洒他一回！

上面这些就是在那关键时刻牛四喜的思想斗争，这种斗争左一下右一下那叫快，说不定到啥时“咯噔”一下站住了，就能左右一个人日后一时的走向，甚至他一生的命运的决断往往在这一时就产生啦！牛四喜这会儿既然下了决心，他立刻就返回家，打开台灯收拾稿子，又找出几件衣服。王桂霞睡得正香，冷不丁让灯光一刺怪烦的，就说你要写到单位写去，让人睡觉不。这话简直是火上浇油，牛四喜把东西往兜子里一放，抄起笔往一张稿纸上写了“我走矣”三个核桃大的字和一个大惊叹号，就出了这屋。他家是两室的旧楼，他到了俩儿子住的那屋，开灯看看文武和言寺，他特喜欢言寺，言寺聪明可爱。牛四喜想起好多电影电视镜头是临别时吻一下孩子的额头，很有诗意，他也轻轻地亲了一下言寺的脑门。不料想言寺这孩子太机灵，“噌”地一下醒了，还问：“爸，你要干啥？”

他们这儿离东北挺近，特别是牛四喜他老家跟辽宁搭边，大人孩子一说干啥就跟相声或小品里说东北话干啥干啥一个味儿。言寺小时在乡下家里长大的，说话那味挺重，牛四喜因为那王桂霞一张嘴便俺俺的，对言寺这口音就有点儿反感，一反感柔情顿时减了不少，他就说：“不干啥。”

言寺问：“不干啥你嘍我脑门干啥？”

牛四喜说：“哪嘍你脑门啦？”



言寺摸着脑门说：“这疙瘩冰凉的，不是你嘞的咋凉呢？”

牛四喜说：“刚才耗子上去拉泡屎，我给你擦掉啦，睡你的吧。”

牛四喜拎着兜子关了灯就出来了。

这时夜色更深沉了，望着一轮皎皎明月，牛四喜心里说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摆脱了枷锁的牛四喜啊，我要……正想着呢，铁道口那儿站着的那个老头问：“你咋又来啦？是真有啥想不开的咋着？”

牛四喜背起兜子扭头就跑起来。

牛四喜作为副总编自己有一间办公室。办公室有桌子有床啥的，有时他中午不回去或者晚上编稿子啥的就在这儿住，所以他这回拎着稿子上这儿来住并没有引起旁人的注意。可他得吃饭呀，吃饭就得去食堂，杂志编辑部自己没食堂，他们和楼里其他部门的人要吃饭都去市委机关的食堂，开饭时打头碰面挺热闹的。牛四喜过去只是偶尔中午或晚上吃一顿，现在一天三顿都去吃，没过两天旁人就问牛先生您咋啦，是不是让媳妇撵出来啦。牛四喜啥都不说，笑笑就过去，打了饭赶紧端回屋里吃。后来怕他们再问，他就买了些方便面自己泡，尽量少去食堂打饭。一来二去编辑部的同志看出这里有点儿问题，就向陆总编汇报，陆总编让副总编老马来问问牛四喜。

牛四喜这时心里有点儿自相矛盾，他怕潇洒大发劲儿了收不住脚再出点儿啥乱子，想自己这么光身往外一出，日后总不能光棍一个人靠吃方便面生活呀，无论如何是要办了离婚手续，然后再另找一个。而另找一个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这年头讲彼此之间的感情淡了，到时候钱呀房子呀可以说是十二万分之一的重要条件，人家女方若是提出些啥来，你总不能说放心吧





面包会有的房子会有的钱会有的，你得给人家看得着点啥，可自己现在是两手攥空拳……

人若是在内心有矛盾的时候，做思想工作的成功率最高，换句话说，这时他两头晃呢，你往哪边一使劲，他就势就过去了。如果是陆总编亲自来，他凭着岁数资历以及他对家庭的观念，他肯定训牛四喜一顿，再把他撵回家去。倒霉蛋他偏偏让老马去。老马是结了三次婚的人，他一去事就热闹了。不过得解释一下，老马也不是道德品质有啥问题，原因主要在于老马特爱跳舞，八十年代初一兴起跳舞他就迷上了，晚上舞厅早晨公园后来发展到去个人家里跳，跳来跳去把原配给跳恼了。那位也不是个善茬儿，撵到人家里跟老马打，老马一横心说散俩人还就散了。散了以后老马和他的一个舞伴结了婚，可没多久他又迷上了最时髦的现代舞啥的，就是女的穿得特少而且专门在体育馆里比赛的那种舞。可他这第二个夫人跳不好这种舞，她身体发胖胸脯子又沉甸甸的转急了呼呼直喘，没法子老马又找了个新舞伴。这女的苗条跳得好也敢穿得少，做起动作来，老马觉得她处处透着富有弹性。老马开始是不大好意思动真格的，下手抬腿全留着分寸，结果因动作总不到位比赛就拿不到好名次。后来那女的急了说你看看人家，你倒是使劲呀，老马为难地说人家净是两口敢情人家敢下家伙，那女的说你就把我当你媳妇搂吧。老马争名次心切又有那舞伴发话也就放开了，结果成绩明显提高。俩人挺高兴，还想争大奖，就加班加点练。那女的男人常出差，老马就到那女的家里去练，有一天有一个动作练过火了，俩人一下子连成一体了。后来又经过一场乱糟糟的乱架，他俩就结合到一块了，不过还真拿了一次挺大规模的业余舞蹈比赛的亚军。老马对此挺自豪，认为为了追求某一项事业，就得舍得出去点儿啥。你想想，让老马去做牛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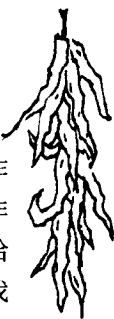


喜的工作，那肯定是一做一个准，一下子就把牛四喜连推带绊地拽到跟老马一个方向的道岔上去了。牛四喜先是不说，后来忍不住才说家里媳妇太烦人。老马说实在太烦人就躲开，躲开还不行就离开，离开了对两边都好，就冲你一个著名年轻诗人，前程似锦，要把握住机遇，更要抢抓机遇，使自己的生活提高到一个新的档次。牛四喜听得心里火烧火燎的，认为老马说得很有些道理。他想，自己肯定是跨世纪的人了，当然这还需要加点儿小心，别让车碰着别得痛啥的，等到跨世纪那天回头一瞅，这几年净跟王桂霞怄气，或者因为怄气使自己思想意识滞后诗词作品没有啥巨大的飞跃，那就太不合算了。另外就是到跨世纪时自己咋也得在诗坛上占一席非常重要的地位，到时自己写回忆录或旁人给写文章啥的，里面没有一点令人新奇的风花雪月才子佳人的内容，也是有些遗憾的事。

想来想去，牛四喜就告诉老马自己要下决心离婚，让生活掀开新的一页。老马回去还就当新闻跟陆总编和编辑部的人们说了。老陆和众人就过来，说这可不行了牛四喜你可不能跟老马学，他骨架大皮粗肉厚禁折腾，就你这小身板还想打离婚，你家王桂霞急了还不整残废了你。牛四喜解释说这事跟老马无关，实在是自己跟王桂霞感情不和，而且王桂霞待人也太刻薄，比如每个月工资一分不少地交给她，烟钱只给够买一条最便宜，三天才能抽一盒，还比如来个朋友啥的想请人家吃顿饭，在家里是绝对不行的，上饭馆那就不定得说多少好话才能得到她批准。

老陆和众人听着听着都愣了，老马说你这么苦大仇深以前咋没听你说过的呢。牛四喜说以前不好意思，如今事情到这份上了我也就豁出来啦。老陆摇摇头说你不能豁出来，天下好男人哪个在家不受点儿气，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多年的男人熬成佛，





到时候她就敬着你了。老马不爱听，说这个观念太不合规律。男子汉怎么能靠熬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呢，那样还会有什么作为。老陆说这是说在家里不是说在社会上，家里有啥大是大非的，让一步天地宽嘛。老马说人家得寸进尺呢，老陆说那就给她一尺，老马说那还有得尺进丈呢？老陆说你这个人咋专跟我抬杠呢，你自己搞了三个，也不该鼓动旁人都跟你学。老马急了说我搞八个是我的事，根本犯不上让旁人跟我学……

这下子可好，没劝成牛四喜，他们二位先掐起来了。编辑部的同志们又赶紧劝他俩，把他俩劝走了众人又回来问牛四喜是不是有了新的目标了才下这么大的狠心。牛四喜说长远目标有，但眼下没有具体的目标。众人就笑了说人家都是先找好了才闹离婚。牛四喜说那么着不道德，离婚嘛主要是感情不和，分开了对俩人都有好处，好各干各的事业。众人都撇嘴说你个老夫子太迂腐太迂腐啦，这么着你没有原始动力，你非得那边有一条红线牵着你这边断着才有决心和勇气。牛四喜想想说我虚席以待吧，你们要是碰见合适的就给我牵着点线，以增强我的决心和勇气。有人就说要那么着白梅可不错，她男的在非洲搞工程可能跟黑人妇女弄上艾滋病了，听说不让回来了，她家现成的房子，你一过去就能主持全面工作。

牛四喜嘴里说去你的但心里却大动了一下。他跟白梅挺熟悉的，白梅写诗还专写爱情这方面的诗，对这类诗无论古今中外的她记了一肚子，牛四喜头一次跟她聊诗就自愧不如。白梅长得还挺白，她有时爱穿黑衣服，黑衣服一衬她那白白的面庞，那就格外引人注目了。牛四喜过去心里就暗暗比较过：王桂霞的脸蛋像红薯皮，人家白梅是富强面的馒头皮，差距大得不是一星半点儿。牛四喜在和白梅交往的过程中，他心里或多或少地有些痒啦巴叽的感觉，但痒痒一阵就拉倒了，他还劝过